

孝顺女婿8年护理 瘫痪岳父重新站起



“孝顺女婿”杜金华

□ 贾春华 记者 沈娟娟 文/图

8月10日晚上六点左右,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合肥市康利园小区时,一对父子正在散步,“父亲”拄着拐杖,一旁的“儿子”在旁扶衬着。

“他们不是亲父子,‘儿子’其实是女婿。”知情人透露,“孝顺女婿”杜金华已经照顾瘫痪岳父近八年,侍奉老人饮食起居,床前塌下端屎倒尿没有一句怨言,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。

瘫痪岳父重新站起来

王允朝今年89岁,8年前,他因为年事高走路不小心摔倒,住院一个月后又出现脑梗。

“医生先后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,自此便大小便失禁。”岳父病倒后,曾经做过赤脚医生的杜金华便主动承担起了护理老人的重任。

每天,他都把岳父从病床上搀起来,为老人进行腿部按摩,同时每天都替他端屎倒尿擦洗身体,一日三餐侍奉茶饭在床前。

“原来我有工作,但后来我还是辞职在家做起了专业护工。”在杜金华长期不懈的精心照料下,岳父终于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了。

自那以后,杜金华每天早晚都要搀着老人在小区周围散步,现在,王允朝基本上能放手自己慢慢走了,药也基本停了。

散步距离能绕合肥一圈

“散步算起来也有一年多了,距离算起来能围着合肥走一圈了。”精心护理了这么长时间,杜金华觉得,老爷子的康复很大程度上是散步的结果,加上按时为老人做腿部按摩,老人的身体比之前好了很多。

现在,杜金华还为老人制定了专门的食谱,通过饮食调理老人的身体,“老年人饮食口味宜清淡,不宜过食荤腥,因为他们肠胃消化和牙齿咀嚼能力有限,食物应软酥些……”

岳父年龄大了,隔三差五还要去医院住院复查,杜金华说,会尽量自己亲手护理,“只要岳父一天健在,我就要当好儿子,尽自己所能让老人安享晚年。”

他还有一个心愿,希望能和更多的人交流护理老人心得,同时学习到更专业的护理知识。

78岁老人十年如一日照料瘫痪百岁母亲

□ 王云 张瑶瑶 记者 志强

“娘,吃饭啦!”8月4日一早,萧县王寨镇的村民张宗民从镇上买回几只糖糕,用手掰碎后放入勺子中,然后加一点温水,喂到老母亲口中。

“俺娘最爱吃糖糕了,她牙口不好,就只能弄得碎一点了。”张宗民对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说道。

躺在床上的张王氏今年已满百岁,十年前因意外摔倒,只能躺在床上,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是由现年78岁的儿子张宗民照料。

有老娘在,感觉心里踏实

初到小王村,在村口打听张宗民家住址时,正在树下乘凉的几个村民赶紧围了过来。“你找张宗民呀,他可是俺这里的大孝子呢!”“老娘瘫痪那么长时间啦,他可真是不容易!”“老张可是俺们的榜样!”……大家争先恐后地告诉记者。

在张宗民家中,记者看到,不大的房间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,但是干净利落,没有任何异味。百岁老人张王氏躺在床上,不时地跟儿子讲述一些陈年旧事。

据悉,张王氏原来的身体很好,十年前意外摔倒导致瘫痪在床,生活不能自理。从那时候起,张宗民天天在家陪着老人,顺便耕种几亩田地,还把自己的床搬到了母亲旁边,晚上随时给母亲端茶倒水。

“虽然日子是苦了点,但是有老娘在,感觉心里很踏实。”张宗民说。

照料老人,非常注意细节

在张宗民的家中,记者看到一个四周绑着棉花的木架子。同行的镇政府负责人说,这是老张给母亲自制的坐便器。

“俺娘摔倒后,解手不方便,家里原来有个老式的凳子,我把麻绳做的凳子面解掉后,在四圈的木架子上绑了棉花,俺娘要解手的时候,我就把她抱在上面坐着,下面铺上煤渣。”张宗民说,绑棉花就是为了让老娘坐得舒服点,她解完手后,再把煤渣清出去。

每天老娘什么时候喝水,什么时候要吃饭,晚上什么时候要起夜解手,不用闹钟,张宗民的脑子里一清二楚。做饭都是易于消化的面条、面疙瘩、鸡蛋花等,在张宗民的悉心照料下,张王氏十年来身体一直不错,也没生过褥疮。

六旬老人爱上“铁人三项”

坚持冬泳十余年、骑行235公里去赏牡丹



星报讯(葛圣娣 柳淑琴 记者 沈娟娟 文/图)坚持冬泳十余年、自行车骑行235公里去看花、经常绕着翡翠湖跑步……都说岁月不饶人,可家住合肥市芙蓉社区翠微居委会的李长余却偏偏不服输,今年已经68岁的他是小区附近的运动达人。

李长余其实是从12年前爱上游泳的,后来还加入了冬泳协会。只要家里没有特殊的事情,他

总是和自己的老友们一起相约去游泳,最初,他也受不了刺骨的寒冷,可后来凭借着过人的毅力,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
李长余说,按照自己这么多年游泳的经验,水温1°C大约可以游1分钟,比如,冬天水温7°C左右,那只适合在水里游7分钟,再长就吃不消了。

如果你认为李长余只会游泳就大错特错了,在老友们的劝说下,他花了4000多元买了一辆山地车,通过骑行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身体,而且,他还经常去附近的湖边或者路上跑步。

“我感觉自己是奔着铁人三项去练的。”李长余笑着说,他最远的一次骑行是去看牡丹,全程235公里,而且有一部分是山路,“是有点辛苦,但最难的还是下山的路,速度最快能达到40多码,很危险。”

环巢湖、大别山几大水库……李长余都骑游过,平时没事就去附近的学校跑跑步、练习引体向上……

一杆唢呐吹出世相百态



星报讯(孙玮 张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/图)在合肥琥珀街道奥林社区,60岁的黄翔即将退休,他一心钻研唢呐、笙等逐渐消逝的乐器,兼高雅之风韵又不失民间之俗美。

初次见到黄翔,他的装束打扮显得很潮,留着长须,穿着一件运动T恤衫,系着腰包,里面装着心爱的唢呐。

最早接触唢呐还是在十一二岁时,同在一个

大院里有人吹唢呐,黄翔觉得很新鲜,就跟着后面学。都知道唢呐声高亢嘹亮,少有人在家练习,他还记得凌晨3点就被拉出家门,裹着一件大棉袄来到河边吹唢呐的日子……

“在农村,红白喜事、盖新房、庆丰收,都要请唢呐手来热闹一番,但现在主动学唢呐的人极少了。”如今黄翔除了在研究推广唢呐外,还专注笙、葫芦丝等传统乐器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在他的熏陶下,有不少学员专门来拜师学艺,但没有人愿意去尝试吹唢呐。

黄翔现在加入了街道的喜洋洋乐团,担任一名唢呐手。黄翔介绍说,吹唢呐乐器最高境界是“一心四用”:眼睛看谱、耳听伴奏、手捏曲孔、心中要唱,谁听谁醉,谁看谁迷,“唢呐声伴随人的一生,人生经历的重要时刻都要有唢呐声相伴,礼乐文化见证了世相百态。”

如今,黄翔还是很少在家吹唢呐,而是经常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,热热闹闹地吹上一场,“别提多过瘾了”。